

田园新色

牟崇光





田园新色

牟崇光

山东人民出版社



田园新色

牟崇光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插页 211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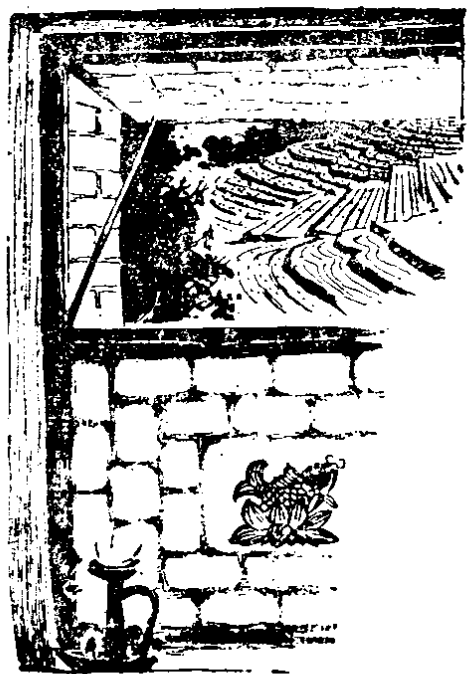
印数：1—4,000

书号 10099·1496 定价 0.80元

目 次

胜利百号地瓜	(1)
邮鸡蛋	(8)
银色的夜晚	(20)
田园新色	(29)
赶山会的路上	(43)
雨天	(52)
收获的季节	(67)
春夜	(79)
在大路上	(89)
火花迸飞	(107)
更高目标	(119)
房子问题	(139)
取经记	(145)
过江记	(155)
上第一线	(176)
珍贵	(189)
期待	(199)
万象图	(216)
啊，古老的儿歌	(227)

望云顶	(250)
寻求	(258)
庄严的选举	(270)
岁融融	(280)
江河水	(293)
后记	(308)



胜利百号地瓜

天气暖洋洋的，太阳已歪过了窗棂。张大爷牵着黄牛，志强扛着犁，慢慢地从地里回来。张大娘慌忙迎上去，拉过黄牛，边走边说：

“怎么回来的这么晚？下的面都烂啦！我出去望了您两趟。”

张大爷一听是吃面，便笑了笑：

“嘿嘿！怎么又改善生活啦吗？嗯，晚点就晚点，庄稼人吃饭那能按时按分的，活快点就早来家，‘巴结’啦就晚点，这不得事。”

张大娘喂上了牛，顺手拍了拍志强身上的土说：

“快坐下吃饭吧！”于是全家人都围着小桌坐下。

志强刚吃完了一碗面，忽然问道：

“妈，怎么今天晌午要吃面？”

“还不是因为你爷俩耕地出力，好叫您吃的饱饱的，多干点活！”

张大娘一面给志强盛着面，一面说。张大爷擦了擦头上的汗珠，慢吞吞地插嘴说：

“别有几个粮，就不知姓什么啦！吃是吃，可也得节约点哪！”他最后这句拖得很长很长。

张大娘嘴一撇，笑着说：

“哎哟哟，亏你告诉，不是你，这四五十年俺就不用过啦！”

这一来，全家人都笑了。

接着，志强又转了话头，问道：

“爹，咱今儿耕这块地，到底是种地瓜，还是种花生？”

张大爷瞥了志强一眼：

“不是早说了吗？种地瓜。”

一提种地瓜，志强又想起一桩事，差点笑了出来。便故意问：

“爹，咱今年种什么地瓜？”

“什么地瓜？我看你就是故意瞎问；胜利百号嘛！”张大爷有些不耐烦，却又笑微微地说。

“胜利百号？不是这种地瓜不好吗？怎么又要种？”志强跟了这一句，全家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瞪着眼直看张大爷；他自己也嗤嗤地笑了起来。

张大娘忙道：“这个孩子，记下点事就没有个忘，抓住理就不让人，又翻出这些事来干啥！”

张大爷觉得脸热乎乎的，慢慢说：

“他妈的，去年的事啦，提它干啥……。”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志强去区上开青年团代表大会。会上，有一位农场里的同志向大家介绍了胜利百号地瓜的好处，他说：

“经我们实验，的确，这种地瓜产量高，一般比我们种的本地地瓜能增产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本地地瓜能刨一千斤，这种地瓜就能刨一千二百斤到一千三百斤，同时晒的干又多。也不用翻秧子，可以节省很多劳力，希望大家回去大量宣传，争取多种这种地瓜，多多增产，芽子城里农场出卖。”

会散了，志强仔细地想着这次会议所布置的任务：发动群众，好好生产，青年团员起带头作用；大量宣传优良品种。

这天晚上，志强睡在炕上，翻来复去老睡不着，心中考虑着：“我是个青年团员，当然要负起我的责任来。可是先对谁宣传呢？应该首先向自己家庭进行宣传，说明优良品种的好处，给家庭打通了思想后，再来推动全村。”于是他准备天明就跟爹说说，先将自己的地种上胜利百号地瓜。

第二天，张大爷和志强一块到南坡耙地。走着走着，志强便使使劲开了口：

“爹，咱今年种什么地瓜？”

“和去年的一样嘛！”张大爷随口答。

“我前天在区上开会，农场同志说有一种胜利百号地瓜，出的多，又能多出干子，芽子城里就有，咱不好也种那样的吗？”

“什么?!我老半辈子啦，也没听说有这个号那个号的地瓜；你才穿几条有裆的裤子！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孩子，就想巧的！”张大爷教训起孩子来。

“农场同志说的，产量又高，又不用翻秧子……。”他又进一步地解释着。

这一下可把张大爷气火了，怒冲冲地道：

“我看你就能出怪道！不愿干活就歇歇！想这些巧圈圈干啥？！哼！地瓜还有不翻秧子的！”

两个人再没有开口的了，志强心里又气又恨，懊丧地想：“糟糕！估计能有这一桩，到底来了！处了个好心，倒惹了个不愿干活，真是……。”这样一头晌低着头，再没有说一句话。

一天又过去了。晚上，志强更是睡不着，他仍想着头午的事。“倒霉，头一下就碰了一鼻子灰！”他自言自语地说。

可是怎么办呢？就这样搁下吗？那可不行！这样不但完成不了区上所布置的任务，就连自己也说不过去。青年团员是不怕困难的，遇到困难是不能低头的！应当想办法来克服它！于是他又计划了一下，明天再向爹动员一次，假若不行，就跑趟区，研究出办法来，再回来动员。就这样，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天一亮，两个人又一起到坡里去锄麦子。志强极力地想着昨晚所考虑的事情，应该怎样说，先从哪说。不多时，就到了地里。

绿油油的麦苗，被早晨的凉风吹得打浪浪。张大爷看着笑了；志强知道爹很高兴，便随着他的心思开了口：

“爹！这麦子长得可真好啊！”

“咳！真是地归真主，它也格外卖力；从前这地在二阎王手里时，从没记得长出这样的麦子来！”张大爷美滋滋地捋了下胡子，笑了笑。

“哼！从前……从前二阎王将咱这块地霸去，咱又得受气，又得挨饿……。”志强痛苦地说起了过去的事。

“是嘛！要不是共产党来了，这地怎么也不能归咱的手；咱

閤家得挨一辈子饿，受一辈子气……。”

志强忽又兴奋地说：“爹！共产党对咱是真好？！”

“那还用说，自从共产党来了，咱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黄牛、家具，这才翻了身，吃得饱，穿得暖；要不，今辈子梦也梦不到咱能有今天……嘿嘿，共产党、毛主席可真是咱的救命恩人哪！”张大爷又笑了笑，脸上的皱纹都张开了，接着说：“来！咱快锄吧！”

两把锄头，同时发出了哗——哗——的声音，麦苗上的小水珠，滚滚地落在锄柄上。志强心里老纳闷：“爹爹各方面都好，就是有些守旧观念，不肯接受新事物。”又接着对自己说：“这就是个教育的机会！”他抬起了头，看了看张大爷，说道：

“爹！共产党真好，从来不会对咱老百姓说什么谎话？！”

“连真话都说不完，还说什么谎！”张大爷往手上吐了口唾沫，接着说：“共产党是替老百姓办事的，亲人还会欺骗亲人吗？”

“爹！共产党既然不会欺骗咱，那为什么政府号召种胜利百号地瓜，你偏偏不种呢？”

张大爷被这话问楞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

“我是……说……这是……”

“爹！不用说这是那是的啦，政府哪一回哄过老百姓来？天干的时候，政府号召大伙打井抗旱，那时也有些人不通。后来呢？秋天收了粮食，都才知道了打井抗旱浇水的好处。我看爹，你好好想想，共产党人民政府无一时一刻不是给咱老百姓打算、给老百姓找利益的！”

张大爷听了儿子的话，虽是心服口服，可是脑子总转不过弯来，心里想道：“理对尽管对，不过小心强似懊悔，不妨先种

上点看看，好啦过年再多种；不好呢，就豁上它……。”便背朝着儿子说：

“对对！反正我说不过你，你的理多。那么就把西坡那一亩种上吧！至于疃南头那二亩，说啥也不能种它。……”

志强听了，知道爹是作了最后的让步，也不敢硬逼着连那二亩也种上，心想：“反正今年长好了，过年会全种的。”于是两人便飏呀飏呀地锄起地来。

过了不多日子，志强亲自到农场去买了芽子，将西坡一亩地种上去了，疃南头的二亩，仍然种的是本地地瓜。

秋风凉了，收拾完了庄稼，又忙着刨地瓜。志强与张大爷先刨了疃南头那二亩，共搬了二十一驮；接着又刨西坡那一亩胜利百号，这时志强心里蹦蹦乱跳，好象揣个小兔子似的。不时地想着：“这下刨不好可就完啦！”张大爷心里可有个数，知道这块地瓜比疃南的一定强，因为凸泥凸的多。但越长的好，他心里越觉得难为情。两人没说话，便开始刨了。

大地瓜蛋，象个大葫芦头似的一个一个滚在地上。志强心里笑了，张大爷脸上也现出微笑，只是总爱避开志强的脸。刨到最后，算一算，一共搬了十五驮子。

回家的路上，志强问张大爷：

“爹，你看这地瓜到底好不好？”

张大爷有些不好意思，抽抽答答地说：

“好！好！以前我糊涂，总是您们年轻人见识长，过年一定全都种它。”

志强暗暗地笑了笑。他胜利了。

张大爷种胜利百号地瓜的事，马上传遍了全村。志强这时也抓紧时机，向大伙介绍，于是邻舍百家，亲戚朋友，都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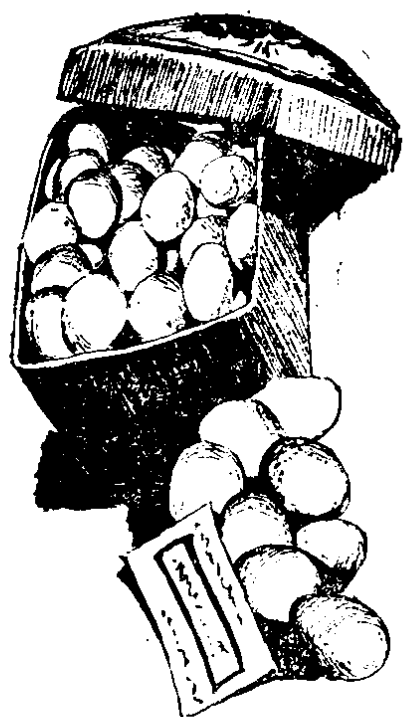
换张大爷的地瓜种，准备明年种；儿童们不知什么时候还编出了两句快板，小孩在街上到处哼着：“种上一窝猴^①，吃饭不用愁。”

张大爷更是忙的不得了，向大家述说他多刨的数目，又说他糊涂，不该不让连那二亩一块都种上。又说省事、省工，又说……。最后，他高声对大伙嚷着：“只要听政府的话，没错，保险没错！”

1951 年春于长山岛



① 胜利百号地瓜也有人称它“一窝猴”地瓜。



邮 鸡 蛋

去年腊月，我到胶东一个偏僻的山村去采访，刚到那里不久，就接到一封急电，要我赶快返回机关。怕坐不上汽车，我就在当天晚上徒步赶到了三十里外的黄庄集。这是烟青公路的一条支线，集上没有正规的车站，卖票之类的事，都由集上的一个邮政所代办。所里有个老王，是我们过去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这天晚上，我就宿在他那里。

这一宿，我睡的很甜。为了我，老王把炕烧的烫人。天一亮，老王就起来了，我因为听说西行的汽车得中午十二点左右才能开来，又想到今天晚上要在火车上度过，就想多睡一会。这时，朝南的结了层图案似的冰花的玻璃窗外，风刮的树叶唰唰作响，我翻了个身，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一阵争论声把我惊醒了。是从外间办公室传来的。

“你还是拿回去吧，我的好大娘哩！无论怎么说也不行啊。”
我辨清了这是老王的声音。

“老王啊，你得行行好，我就捎这一回，嘻，别人又不知道。”这是一个十足的莱阳腔调的老大娘的话音。

老王嘻嘻地笑了。接上道：

“大娘，这不是一回两回的问题。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上级的章程，咱可不敢违背。”

“哎哟哟，您的章程呀规矩呀就是多！前些日子俺那乡的供销合作社，晌午不卖东西，也说是规矩，可是叫大伙儿提了意见，以后还检讨了呢，规矩也没啦！”

显然是老王急了，哎哎了几声，带着申辩的口气道：

“大娘呀，咱可不能枣呀核桃一类数，这是两码事嘛！你好好想想，东西受了损失，又化了邮费，多不合算。这也是为你着想嘛，是不是？”

“啧啧，俺就不信，”老人流露出一种不够信任而又用轻蔑的口吻说。“路远这是实情。可是如今不是以前啦，又有汽车，又有火车，俺媳妇去时，才走了一天一宿呀。我说老王啊，你就不能当点心，轻轻放上，再轻轻拿下来。……”

老王笑的更厉害了：

“大娘呀，可不能象你说的那样简单啊！”

.....

我再也躺不住了。爬起身，披上衣服就出来了。老王象得了援兵一样，赶忙拉着我道：

“哎，你看！这大娘一心要往济南寄鸡蛋，劝也劝不下，你说这闹不闹玄？”

站在我面前的是位面庞清瘦、个子挺高、看样子五十开外的

老妈妈。她头上戴了顶带耳朵的鹅缎绒帽，穿了身蓝色夹袄，两手捧了个树皮盒子，在用一种探询的目光注视着老王。

我给老人接下了盒子。嘿，还真沉呢。老王这时也点起了炉子，屋子里霎时暖和了。我找了个凳递给老大娘，让她围着炉子坐下，试图从另一方面说服她。

“大娘，你在这里所化的钱，到了那里也能买出来呀，你何必去受那些麻烦呢！”

“哟，同志，你是不知道呀，”老妈妈拍了我一下，满有把握地解释，“那里的鸡蛋小啊。去年俺娘家叔伯弟兄去看他儿子，回来说那里什么都好，可就是鸡蛋小——还没有个核桃大。这个，是咱自己的鸡下的，不用化钱。不瞒你说，我喂了六只鸡，只有两只下好蛋的。小的呀，都到集上卖啦。你看，咱攒下的这鸡蛋又大又圆，还都是一色红壳的哩。”老人说着，揭开盒盖让我看。可不，要不是蛋壳的颜色不相同，我还能当成鸭蛋呢！

“老大娘，你这是捎给谁呀？”我一面好奇地问着，一面在想：虽然也见过不少寄东西的，可从来还没听说过有邮鸡蛋的。

“哟，我能捎给谁啊，还不是给俺那儿媳妇。”老人会意地笑了。津津有味地说下去，“前天来信啦。开头先是问我好，后面就讲——有喜啦。这可把我喜煞了！同志呀，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也许还是个小子哪！您知道，人一老呀，作梦也想抱孙子。说起来成了故事啦：前年春天，可真把我想迷了窍，有一天，区妇女主任到俺村来开会，我就扯着她的袄襟悄悄把她拉到一边，小声说：‘李同志呀，你能不能向上级说说，叫俺儿来家住些日子？……我想个孙子呀。’您看看，我多糊涂，金生那时还在朝鲜战场上打美国鬼子哩。怪不得李主任光嗤嗤笑啦。

从这以后，可就传开啦，全庄的大人小孩都知道这件事。管他们怎么传吧，我可也不害臊，人老脸皮就厚啦！去年入冬，儿子来信了，说他从部队转业到后方来了，在一个铁工厂里当书记。还说要叫淑明去，不知我同意不。您看看，这样事当老的还有个不同意？我就二话没说，紧三火四，把媳妇打发走了。嘴里不说，我心里却高兴：这回呀，可有了盼头啦。可不是，真就应了我的话。

“说实在的吧，我心里有底，早把鸡蛋攒下啦，这回先捎这几个给他们补补身子，唉，这也算是当老人的一分心肠呀！”

我被老人的话吸引住了。几个月来，我奔走了不少乡村，接触到不少爽朗明快的人们，类似这种富有色彩的生活片断，曾不止一次地激动着我。我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便往下顺了一句：

“老大娘，你跟媳妇团结的真不赖啊。”

这时老王插嘴说：

“关系搞的是不孬。”

“噢，论起来，也没说的。媳妇是真好呀，坡里家里的活，样样都行。哎，老王，你该认得呀，就是俺生产社里当妇女大队长的那个淑明啊。圆脸，大眼，不高不粗的，听说省里的一个姓袁的记者，还给她照了张像，登在报上哩！金生结婚不到半年就参军去了，这五、六年间，都是她里里外外掌管着。不过，如今年轻人呀，性子太强啦，当婆婆的也真有难处啊。是嘛，日子长了，瓢把还有不碰锅沿的？这不是，在她走以前，俺娘俩还闹了回意见哩。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象塞了块东西，真是对不住儿媳妇。……”

说到这里，老人停下了。脸色有点阴沉，不象刚才那样舒

展了，象是坠入了往日那些不愉快的回忆里。她看了看我，接着又讲下去。

“不嫌絮叨，我就说给您们听听。您可别笑话。不管怎么说，媳妇总是好媳妇，要不，我还能捎鸡蛋给她？唉，事也就出在这鸡身上。这是去年秋天的事，记得大伙都穿上棉衣啦。那正是割豆种麦的时节，又逢上刮风下雨，这可把人们急坏了，社里人都跺脚说：计划完不成了！我不是说啦，俺媳妇是生产队长，这天过晌雨一停，她就东邻西舍地叫人去割豆子。也巧，就在这天傍黑，我那蓬头大黄鸡没啦。您知道，俺这些家里人，拿鸡看得比命还要紧，不是俗话说：老妈妈有三件上心事：外甥、闺女和母鸡吗？这也不假。我急的连夜饭也没顾得做，就东邻西舍地去找开了，一面找，又一面打发俺西屋小俊嫚去叫媳妇，您猜怎样？一直到了黑昏，俺那媳妇才和大伙一块回来。还好，一见我，就笑眯眯地说：

“‘娘，俺奔着把东边那块豆子割完才回来的；鸡找着了没有？’

“我就想：亏了有人去叫你，还来得这么晚；要不，还能待到半夜？心里不愿意，可也没说出口来。是呀，人当了婆婆，口就得紧些，我还是压下去了。媳妇也算机灵，大眼忽闪了两下，一看我的脸色，扔下镰就去找鸡。天也不给方便，这正是月底，没月亮。找了几家，没找着。俺那媳妇出了个主意，对我说：

“‘娘，咱先睡吧，明日一早起来找。’

“我就说：

“‘好，不这样也没有别法。’

“两人回家吃了口冷饭，就睡觉。可我怎么也睡不着。心